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策划

词籍序跋萃编

施蛰存 主编

清江先生集卷之四

词籍序跋萃编

清江先生集卷之四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杨铁婴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王丹丹

词籍序跋萃编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策划

施蛰存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40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5印张 2插页 630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5004-1253-3/I·131 定价, 40.00元

内容提要

我国古代学者关于词的评论等，除少数有关专著外，多见于词话和各种版本词籍的序跋。前者已有唐圭璋先生编《词话丛编》出版，后者现由施蛰存先生主编结集为《词籍序跋萃编》，包括唐、五代、辽、金、元、明、清词别集序跋，词总集、选集序跋以及词话、词谱、词律及其他词学杂著序跋，内容涉及不同传本的校勘评鹭，源流系统的掘溯论证，作品的品评、格律声韵的辨证校订。内容丰赡，精萃毕集。是首次出版的词学研究又一重要参考资料。

序 引

1960年秋收后，我从嘉定向农民学习回来，被安置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资料室工作任务不多，原有的两位职员已可以应付了。但当时安置在资料室的教师却有三四人。我建议编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免得闲着无事。于是各人分工或合作，编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参考资料。

我偶然想到：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关于词的理论 and 评品，最少现成的参考资料。古人著作如《诗品》、《文心雕龙》、《文镜秘府论》，都还讲不到词。宋人词论著作也只有简短的《词源》、《乐府指迷》等三四种。元、明以降，词话之类的书，也远不及诗话之多。

因此，我想到，在各种词集的序跋题记中，可以搜集到不少关于词的评论的史料，如果把它们辑为一编，对词学的研究工作，不无用处。于是我决心抄录唐、宋以来词籍的序跋。渐渐地扩大范围，凡论词杂咏、讨论词学的书信乃至词坛点将录之类，也顺便一并采录。

用了两年的工作时间，居然抄得了约六十万字。把我自己所有的词籍、华东师范大学图

书馆所藏的词籍、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分词籍，都采录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见到许多属于善本的词籍，也无从见到一些冷僻罕见的词籍，因此，这部书稿还不能说是尽得玄珠，可能还有更重要的资料未及采入。

这部书稿，在资料室中存放了二十年，直到1980年以后，文化昭苏，各种打入冷宫的人与物，开始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资料室负责同志检出这部书稿来还给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出版的机会。恰巧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的华东师大毕业生季寿荣同学1986年来上海组稿，我谈起这一份书稿，问他有没有可能由他们印行。季寿荣同学一口答应回北京去和领导人商量。

他回去不久，就来信说：他们的出版社可以考虑印行这部书稿，希望先把全稿寄去，待审阅后再作决定。于是我就检出这部尘封多年的原稿，一看，不禁失色。原来这些原稿纸都酥脆了，一碰即碎。当年抄写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没有好纸，用的都是粗糙的劣质土纸。又没有好墨水，用的都是容易褪色的劣质墨水。经过二十多个寒暑，纸都霉腐了，墨色也淡化了。这样的原稿，怎么能送到排字车间去排版呢？于是，中文系主任齐森华同志为我做了一件义事：他发动高年级的中文系学生，分别把几十万字的原稿重抄了一份，使我很快就可以把全稿送交出版社。全稿原先分为

十卷：第一至八卷都是词籍序跋，第九、十卷是关于词论的杂文、杂咏。原来定名为《词学文录》。在重抄时，我删去了最后二卷，一则是为了节约一些篇幅，二则是使这部书稿内容专一：全部是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因此，我把书名改为《词籍序跋萃编》。

这是一部冷门书，需要使用的人不多，全书字数又不少，作为文化商品，它不是一部可获利的出版物。它在出版社已搁了几年，它无法纳入当今的出版计划。最近，出版社忽然来信，说：此稿已在排版，不久即可印行。这个消息出我意外，十分感谢出版社的热心赞助。

这部书稿，编成已三年，经由许多人重抄，难免有失误处，现在已无法取得原书逐一复核。我自己又已衰朽，无力再度审阅校稿。一切应该在交付出版以前做好的工作，我都没有时间和精力自己做。负责审校此稿的出版社编审杨铁婴同志费了几年的时间，为我做了这许多苛细麻烦的工作。现在终将出版，我非常感激，在此致谢。

此书虽以我的名义出版，但是，如果没有当年资料室的工作同人，和齐森华同志及许多中文系学生的关心和协助，这部书稿也很可能终于成为一堆废纸，我也必须在这里向他们道谢。

施蛰存

1993年9月20日

总目

序引		(1)
卷一	唐、五代词别集序跋	(1)
卷二	宋词别集序跋 (一)	(31)
卷三	宋词别集序跋 (二)	(151)
卷四	宋词别集序跋 (三)	(289)
卷五	辽、金、元词别集序跋 (附高丽)	(433)
卷六	明词别集序跋	(499)
卷七	清词别集序跋	(537)
卷八	总集、选集序跋 (一)	(621)
卷九	总集、选集序跋 (二)	(729)
卷十	词话、词谱、词律及其他序跋	(827)

卷一 唐、五代词别集序跋

目 次

辑校李翰林词集跋	刘毓盘 (3)
跋金奁集	陆 游 (4)
金奁集跋	鲍廷博 (4)
书金奁集鲍跋后	朱祖谋 (5)
钞本金奁集跋	曹元忠 (6)
温庭筠金荃词辑本跋	王国维 (7)
韦庄浣花词辑本跋	王国维 (8)
南唐二主词题词	谭尔进 (8)
南唐二主词笺自序	刘继增 (9)
辑校南唐二主词跋	刘毓盘 (10)
南唐二主词辑本跋	王国维 (11)
南唐二主词汇笺自序	唐圭璋 (12)
南唐二主词汇笺序	赵尊嶷 (13)
阳春录序	陈世修 (15)
阳春录解题	陈振孙 (15)
校注阳春集序	刘继增 (16)
阳春集序	冯 煦 (17)
阳春集跋	王鹏运 (18)

阳春集笺自序	陈作楫 (19)
阳春集笺跋	陈作楫 (20)
辑校和凝红叶稿跋	刘毓盘 (21)
和凝红叶稿辑本跋	王国维 (22)
孙中丞词辑本跋	王国维 (22)
牛给事词辑本跋	王国维 (23)
牛中丞词辑本跋	王国维 (23)
皇甫松檀栾子词辑本跋	王国维 (24)
韩偓香奁词辑本跋	王国维 (24)
薛侍郎词辑本跋	王国维 (25)
毛司徒词辑本跋	王国维 (25)
顾太尉词辑本跋	王国维 (26)
鹿太保词辑本跋	王国维 (26)
欧阳平章词辑本跋	王国维 (27)
毛秘监词辑本跋	王国维 (27)
阎处士词辑本跋	王国维 (28)
张舍人词辑本跋	王国维 (28)
魏太尉词辑本跋	王国维 (29)
尹参卿词辑本跋	王国维 (29)
李珣琼瑶集辑本跋	王国维 (30)

言词者必祖三李，言南唐二主及易安词者又必祖太白。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黄昇《花庵词选》以为百代词曲之祖焉。花庵所录者七首，又曰：“吕鹏《遏云集》录太白翰林应制清平乐四首，后二首疑伪托。”《遏云集》今不传。王灼《碧鸡漫志》，杨湜《古今词话》皆曰吕鹏作《尊前集》，或者其异名欤？今本《尊前集》录太白词十二首，清平乐五首，与《遏云集》录四首者不合，则非一书也。菩萨蛮“游人尽道江南好”、“举头忽见衡阳雁”二首，各本皆不作太白词。《永乐大典》录出之《全唐诗》亦未采及，其不足信也明甚。《全唐诗》录十四首，以连理枝为二首，《词谱》则合为一首，此当据《尊前集》以正之也。桂殿秋二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桂花曲，吴曾《能改斋漫录》曰，此太白所作，得于石刻，刘无言倚为歌，曰桂殿秋。徐钊《词苑丛谈》从之。秋风清一首，《历代诗馀》谓即寇準江南春之所本。太白词存者止於此已。许颢《彦周诗话》以桂殿秋为李德裕伪托。《词苑丛谈》以菩萨蛮为温庭筠伪托。王世贞《四部稿》谓清平乐非太白作，以其卑浅也。太白清平调，三绝句而已。不应复有词。是太白可以为诗人，不可以为词人矣。郑樵《通志》极言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之工。菩萨蛮见崔令钦《教坊记》。《唐书·宰相世系表》曰：“令钦，玄宗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曰，玄宗开元时，南诏入贡。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因以制曲。不必据苏鹗《杜阳杂编》，谓宣宗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号菩萨蛮，优者作女王曲，文士往往谱为词。李祉《乐府纪词》谓宣宗爱唱

菩萨蛮，宰相令狐绹云温庭筠代撰以进之说，以为太白时无此曲，或飞卿作也。酒泉子一首，赵崇祚《花间集》录为张泌词。沈括《梦溪笔谈》曰太白有“咸阳沽酒宝钗空”小词，当别有所本。词十七首虽不能确定，姑录以备考尔。庚申冬，江山刘毓盘校毕并识。

跋金奁集

陆 游

飞卿南乡子八阙，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

淳熙己酉立秋，观于国史馆直庐。是日风雨，桐叶满庭。放翁书。

——《渭南文集》

金奁集跋

鲍廷博

右《金奁集》一卷，计词一百四十七阙，明正统辛酉海虞吴讷所编《四朝名贤词》之一也。编纂各分宫调，此他词集及词谱所未有。间取《全唐诗》校勘，中杂韦庄四十七首，张泌一首，欧阳炯十六首，温词只六十三首，疑是前人汇集四人之作，非飞卿专集也。按飞卿有《握兰》、《金荃》二集，《金奁》岂即《金荃》之误耶？原本为梅禹金先生评点，余从钱塘汪氏借钞得之。

书金奁集鲍跋后

朱祖谋

此鲍渌饮手稿，朱笔别纸附写本后。按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集》刻成于庆元二年，《近体乐府》校语引《尊前》、《金奁》诸集。陆放翁跋《金奁集》云：“飞卿南乡子八阙，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淳熙己酉立秋，观于国史院直庐。”此则更在庆元之前。盖宋人杂取《花间集》中温韦诸家词，各分宫调，以供歌唱。其意欲为《尊前》之续，故菩萨蛮注云：“五首已见《尊前集》。”吴伯宛谓“《尊前》就词以注调，《金奁》依调以类词，义例正相比附也。”南乡子本欧阳炯作，放翁目为温词，可见标题飞卿，由来已古。《尊前集》有张志和渔父五首，以校此集，无一相同，而亦沿志和名者，吾友曹君直据《书录解题》有“玄真子渔歌，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词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等语。谓此集所载，当是同时诸贤倡和，或南卓、柳宗元所赋者，疑本题“渔父十五首和张志和”，传钞本以为衍“和”字而去之，不然，集于韦庄、张泌、欧阳炯之作，犹且属于飞卿，断无于渔父明知非志和所作，而强题其名也。今为目录，依《花间集》分别作者名氏，标注题下。其渔父词当如曹说，定为“和张志和”云。丙辰三月谷雨日，归安朱孝臧。

钞本金奞集跋

曹元忠

此为明正统辛酉海虞吴讷编《四朝名贤词》本，而鲍渌饮从钱塘汪氏借钞者。卷首题《金奞集》，次行为“温飞卿庭筠”。与《渭南文集》跋《金奞集》语合。唯卷末黄钟宫调列渔父十五首，题为张志和，而在飞卿集中，吾友沅尹颇以为疑。

元忠按：张志和无集，其渔父词附见李德裕集。故《輿地纪胜·荆湖北路·岳州·洞庭湖·青草湖》载：“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注云：“李文饶记玄真子张志和渔歌。”又《两浙西路·安吉州·仙释门》出张志和云：“有渔父词五首。其一曰：雪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李文饶称其“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子陵之徒欤？”盖记渔父词而论及之。《瀛奎律髓》所谓“张志和渔父词五首，在李卫公集中”是也。是张志和渔父词唐时只见李德裕集，其后《尊前集》本之，顾亦仅五首。而此集多至十五首，且无一首相同者。据《直斋书录解題》，有《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一卷云：“尝得其一时倡和诸贤之词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疑此集所载，当是同时诸贤倡和，或南卓、柳宗元所赋者，本题“渔父十五首和张志和”，传钞本以为衍“和”字而去之。不然，此集于韦庄、张泌、欧阳炯之词犹且以为飞卿，岂有渔父词明知非张志和所作，而强题其名之理哉？特传钞本既去“和”字，展转至北宋，无知之者。是以《声画集·观画、题画

门》载陈之高《奉题董端明渔父醉乡烧香图十六首》，内渔父七首，中有“雷泽田渔翊圣明，射蛟南幸见升平。稍分天汉昭回象，更和江湖欸乃声。”注云：“上驻蹕会稽，因见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可知黄庭坚所见本，其渔父十五首下已题张志和，于是从而书之。及至南宋，高宗又从而和之，则此集之题张志和，实出宋本。宋贤不尚考据，又止尊前酒边嘌唱而已，虽渔父倡和诸贤及南卓、柳宗元等姓名具在，亦不暇订正。明吴讷编《四朝名贤词》即用其本，所以飞卿《金奁集》中有张志和渔父词也。沅尹搜罗词集，不遗余力，倘并《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得之，必能证成吾言。丙辰病月，曹元忠客海上刘氏楚园书。

温庭筠金荃词辑本跋

王国维

案《御选历代诗余》谓“唐自大中后，诗衰而倚声作。至庭筠始有专集，名《握兰》，《金荃》。”维考《新唐书·艺文志》，温庭筠《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汉南真稿》十卷。《宋史·艺文志》只存《温庭筠集》七卷。又长洲顾嗣立跋《温飞卿诗集》后曰：“今所见宋刻只《金荃集》七卷，《别集》一卷，《金荃词》一卷。”知宋时飞卿词止有一卷。《握兰》，《金荃》，当是诗文集，非词集也。兹以《花间集》为本，又从《尊前集》补一阙，《草堂诗余》补一阙，《诗集》补二阙，共七十阙。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有一百四十七阙本，然中尚有韦庄、张泌、欧阳炯之词混见在内。除四人词外，尚得八十三阙。然此八十三阙尽属飞卿否，尚待校勘。求其可信，则飞卿之词，尽于此矣。光绪戊申季夏，海

宁王国维记。

——《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

韦庄浣花词辑本跋

王国维

《宋史·艺文志》载韦庄《浣花集》十卷。《历代诗餘·词人姓氏》则谓庄有集二十餘卷，其弟藹编定其诗为五卷。今二十餘卷本不传，则词在集中与否亦不可知矣。《全唐诗》所载端己词共五十四首，兹录为一卷。中见于《花间集》者四十八首，见于《尊前集》者五首，见于《草堂诗餘》者一首。应天长第一阕亦见《阳春录》中，唯《花间》属之端己。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光绪戊申季夏，海宁王国维。

——《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

南唐二主词题词

谭尔进

阳羨作《南唐书》，辞义严正，然於二主之文才，未尝不痛惜焉。尔时家国阴阴，如日将暮，二主乃别有一副闲心，寄之词调，意以此获不朽矣。是集世所传南唐二主词，特其一斑也。读之皆凄怆悲动，亦复幽闲跌宕，如多态女子，如少年书生，落调纤华，吐心婉摯，竟为有情人案头不可少之书，异哉！嗣主少时於庐山瀑布前构书斋，为他日终焉之计，及大渐之际，群鹤翔空，双龙

据殿，此岂凡骨耶？后主少而聪颖，尤喜属文，兼攻书画。至读其杂制诗及亲谏周后数百馀语，转折流连，性柔材大，更非人所及也。予谓明道崇德之谥，未足为嗣主生色，违命侯之封，亦未足为后主减光。但使后主不为有国之君，居然慧业文人，自足风流千古。斯亦可为二主之定论也已。万历庚申花朝，谭尔进序并书，时年十七。

——《南唐二主词》（万历刊本）

南唐二主词笺自序

刘继增

《南唐二主词》编辑缘起不可考。康熙二十八年，吾邑亦园侯氏文灿刻《名家词》十种，首列之。见王文简《居易录》、阮文达《四库未收书目》。近江阴金氏《粟香室丛书》所刻者，即其本也。

此本卷末印记，为明万历四十八年春，常熟吕远所刻。目录下缀陈直斋《书录解题》一条，其编次大略与侯本同。惟侯本分题中主，后主，此则前后连属，不分为异。《解题》有云：“卷首四阙，应天长，望远行各一，浣溪沙二，中主作。馀皆重光作。”盖宋时原本如此，故陈氏特表而出之。中间注引，似亦出宋人手。惟卷末捣练子一阙，侯本所无，注引升庵《词林万选》，乃明人书，疑不类。旋得汲古阁旧钞本，编次悉同，独无此阙，知为吕氏所补，非原有也。三本相校，吕本为长。侯本刻在吕本后六十九年，时地相近，而自序乃云：“所刻诸词，见者绝少。”岂吕本当时印行未广，侯氏未之见邪。案《钦定词谱》成于康熙五十四年，中列南唐李璟望远行词，注云：“从二主词原本校定。”是当时原本固在。审所校字句虽与此本合，而此本后主词“亭前春逐红英